

第三回 夫妻涉險忍割愛棄孤兒 親戚尋歡忽遭奸攘幼女

詞云：

窮途顛沛，進退真狼狽。只道分恩割愛，誰知有天心在。雖然無賴，何曾加毒害。不是一番驚怪，怎得那人廝害。

右調《霜天曉角》

話說杜氏在飯店中，半夜忽然發熱，渾身叫疼，十分沉重。昌全無法，挨至天明，忙對店家說道：「昨夜拙荆忽然得病，甚是著急。不知此處誰是名醫？」店家道：「前街上唐希堯是祖代名醫，往往手到病除。奶奶有恙，除非請他來看方好。」昌全道：「既有名醫，煩老丈著人請來，感德不小。」

店主人不敢停留，不一時請到唐先生，看了杜氏的脈，說道：「此病內受七情鬱結，外感風寒，所以發熱，痛苦昏憤。須先以『桂枝湯』驅散外感，然後用『二陳理氣湯』散其鬱結，便自能平復。」遂撮了兩劑藥，用姜二片為引。昌全送了醫生去，遂即將藥煎起。

此時杜氏正在昏沉不醒，昌全將藥煎好，扶起杜氏，灌將下去。放他睡好。睡了半晌，忽見額頭微微有些汗出，知藥有效，昌全忙又將二盅灌下，把綿絮蓋好。不一時汗雨如潮。杜氏漸漸甦醒，昌全見了大喜，道：「感謝天地不盡。」

到了次早，又將第二服吃了。杜氏身上早熱退了幾分。又請唐希堯來看脈吃藥，如此一連數日，杜氏方有起色。差人看見如此病重，也不好催他起身，只得等他病好了走路。不期杜氏病才好些，昌全又病將起來，又是數日，方得平復。唐希堯憐他客途受病，日日來看，並不辭早晚。昌全雖然病退，行走尚覺艱難。坐在牀上，想起許多苦楚，因對杜氏說道：「你我這場大病，幸得不死。然想一想此去邊庭甚遠，倘到前途勞勞苦苦，禁當不起，尚不知做何結局？但你我受此流離，或是前劫命裡所該，說不得要受了。只可憐孩兒，他孩提無知，怎也隨我如此受苦，甚覺心痛！」

因抱了在懷中道：「我兒，我兒，你縱無福，不生於富貴之家，就生在一個平民百姓之家，也強似生到我家，受此軍籍之苦！」言罷，涕淚隨下。杜氏道：「我今想來，你我之苦，該生該死，不消說了。今放不下者，止此子耳。今若戀戀不捨，與他同斃，又不若割恩忍愛，付托於人。令其獨生，倘若昌門不該絕滅，使他離脫災難，日後長大成人，尋源問本，接續了昌家後代。你我雖死，亦甘心地下。設若再邀天幸，你我生還重逢，亦不可料。若只顧眼前依依不捨，此去前途日遠，明日到了異域之地，你我一旦不諱，使他棄於絕漠孤苦之鄉，雖生亦如死矣。又不如留於中原故土，還有可望。今若哀他、憐他，苦苦不放轉，是害他了。」

昌全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賢妻之言甚有道理。但只是一時間茫茫道路，不知誰是可付托之人？」杜氏道：「說便是這等說，也只好慢慢留心，也不可一時性急。」遂日日調養，漸漸可以行走。差人就要催他起身。昌全又對杜氏道：「你我之病，虧唐希堯醫好，他雖存仁積德，你我豈可不謝而去。」杜氏道：「謝去應該，但恨無厚禮，只好請他一飯，聊表我心罷了。」昌全點頭道：「是。」連忙取出些銀子，付與店家道：「我們深虧唐先生之力保全性命，無以為報，只好煩老丈與我略備些酒肴，請他一敘。」店家應承，即安排停當。不一時唐希堯請來了，昌全再三致謝其匕箸之妙，遂同差人店家，共五人一席同飲。

飲到中間，唐希堯因問道：「小弟看昌兄言不妄發，舉動有禮，謙謙君子也。不知犯了何法，就直至偕尊闖遠戍沙場？」昌全見問，不禁啼噓泣下，道：「小弟之苦，一時也不敢告人。既承下問，又安敢不言。小弟雖不才，也忝列鬻宮。只因祖籍原係軍丁，忽奉旨勾攝而來，所以流離道路，受此苦耳。」唐希堯道：「原來為此！」因歎息道：「勾文填武，文武兩傷。此朝廷弊政也。但既奉聖旨，推辭不得。昌兄只得慨然而行。若苦苦傷感，只恐又生疾病。」昌全道：「愚夫婦死生，已置之度外矣。只因出門一時捨不得，攜得小兒在此。到了此際，看見步步危亡，攜行又慮不保，付托又恐無人，事在兩難，所以躊躇。」唐希堯道：「令郎今年幾歲了？」昌全道：「今年八歲了。」唐希堯道：「昌兄南人，此去朔方，口外風高，尚恐禁當不起，何況令郎嬌養，又在雛年，如何消受？此去真不相宜，還是留下為高。若慮付托無人，小弟今年五十，並未生男女。昌兄若不棄嫌，竟將令郎繼我撫育，俟其成立，再尋根本，未為不可。不知昌兄以為何如？」

昌全聽了，大喜道：「若得仁兄惻隱收留，推誠撫養，即如重生父母矣！我夫婦此去，雖死他鄉，亦瞑目矣！有何不可！」唐希堯見昌全心肯，大喜道：「明日是黃道吉辰，小弟即登門相約。」昌全遂領了兒子昌谷出來拜見。拜見過，就叫他坐在席旁。唐希堯看見他眉清目秀，甚是喜歡。因大家暢飲，得盡歡而散。

唐希堯別過歸家，告知媽媽趙氏，如此這般，好一個清秀學生。趙氏聽見，歡喜不過，恨不得就過來抱他做兒。這邊店主婆，也在杜氏面前，稱說唐家家私殷實，親戚做官。媽媽做人甚是賢慧。昌全夫妻聽了歡喜。

過了一夜，到了次日飯後，只見四個小廝挑了許多禮物送來，後面就是兩乘空轎子，要接昌全、杜氏過去。又是三個大紅名帖，是請兩個差人及店主人下午一飯。杜氏一面叫店家收拾了禮物，一面即同兒子坐了一乘，昌全也坐一乘，離了店門，轉過大街，逕往唐家。來到了門首，唐希堯同趙氏早在門前等他夫妻下轎。趙氏見了昌谷，果然十分清秀，連忙伸手來攙他出轎，就叫使女抱著，遂迎請昌全、杜氏到廳。

廳中間已供養了天地紙馬，廳地下已鋪下紅氈，唐希堯先與昌全拜了四拜，又與杜氏相見，也拜了四拜。昌全、杜氏也拜見了趙氏，昌全遂將兩張椅子並放正中，請唐希堯、趙氏坐了，乃領昌谷拜了八拜。拜畢，趙氏領了杜氏，使女抱了昌谷，進入後堂去了。唐希堯隨即化了天地紙馬，又叫小廝請了幾個相知鄰友來陪，又接了幾個堂客在內邊陪杜氏。不一時，客人齊到，入席歡飲。直飲到半夜方散。昌全因記念店中，自同公差回去了。杜氏留在唐家宿了。趙氏與杜氏二人說得甚是投機。正是：

相逢若果此情真，慢道非親即是親。

愁殺天涯無寄托，誰知此地又留人。

唐希堯過繼了昌谷，不忍去其本姓，只添一唐姓，去了谷字，遂叫唐昌。趙氏就留杜氏一連住了數日，差人雖也來催起身，只因得了唐希堯厚贈，故不好十分緊促。轉是昌全來見唐希堯說道：「小兒得蒙收育，愚夫婦前去已放心矣。」

前途正遠，押解不能久停，只得也要告辭。」唐希堯道：「後會甚難，實不忍別。且再消停幾日為妙。」昌全道：「傳聞聖旨急欲實邊。若在途中延挨日久，違了聖旨，罪上加罪，豈不更苦。今斷然要行，不能再遲矣。」唐希堯道：「既如此說，怎敢強留。但不知可曾擇日？」昌全道：「已准於明日了。」

唐希堯知不可留，只得設席，又請了公差、店主人敘別。席間唐希堯再三囑托差人，路上求他庇護。又送銀十兩與他二人為路費。差人千歡萬喜。到了次日，昌全、杜氏與唐希堯夫妻作別。昌谷忽聽父母要去，扯著衣裳滾倒在地，大哭起來，那裡肯放昌全？杜氏也大哭一場，道：「為父母的怎捨得離你！但離你則生，不離你則死，也是出於無奈。」昌谷道：「孩兒情願隨父母死，不願離父母生。」昌全道：「你死不得。你死則昌家後代絕矣。故留你在此，你今在此，勝於嫡親爹娘。當以大孝事之，毋負我言。」

昌谷聽了，方不言語。只是痛哭，哭得昏天黑地，雙手扯住杜氏不放。杜氏因取了第二個玉魚，係在他胸前道：「此魚若得成雙，你夫妻亦必成雙。父母亦還有相見之日。」大家還哭不了，當不得差人、車夫再三催促，昌全、杜氏只得硬著心腸，丟下昌谷出門。依舊到了飯店，收拾起身。隨後唐希堯與趙氏又帶了兒子來送，唐希堯又悄悄贈昌全白銀五十兩，與他一路作盤纏。又送了許多食菜，直送出境外，方才作別。正是：

世上萬般哀苦事，無非死別共生離。

昌全杜氏自同差人而行。雖然思念兒子，且喜得其所托，路上少了一番照顧之心，轉覺身輕無慮，登山渡嶺，夜宿曉行，一路平平安安而行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端居自從別了昌全，歸家甚覺傷感，然亦無可奈何。遂將昌家的玉魚付與女兒，叫他收好。容姑即緊緊係在胸前，時常看玩。端居在家，一心只以教訓女兒為事。一有工夫，便與他講解古今列女，以及歌賦詩詞。喜得女兒甚是聰明，講著就悟，說著就知。端居甚喜。

忽一日，偶看見一雙紫燕銜泥上梁，飛來飛去，甚是可愛。因對女兒說道：「我兒，我見你終日學詩，不知你學得何如？今日我看見有一個好詩題在此，你可能學做一首，與我看看嗎？」容姑道：「不知爹爹有甚好題目？可說與孩兒，待孩兒思想。」端居因指著銜泥的燕子道：「此《紫燕壘巢》一題，倒甚有風趣。你既要學詩，可細細去摹寫一番。」

容姑領了父命，即到書房，將箋紙寫成一首，送與父親觀看，道：「塗抹不工，望爹爹改削。」端居見了，先吃了一驚道：「你倒做完了。」忙接來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紫燕壘巢

畫棟重來尋舊棲，落花飛絮久無泥。

池香傍水甘銜遠，風靜穿簾想構齊。

多嘴共營分上下，一層並宿怕高低。

閨人佇看翩翩急，影到梁間日已西。

端居看罷大喜，因稱贊道：「吾兒學詩，已入妙境！此詩構思風趣，描寫精工。若是一個男子，樹立詞壇之上，也可當一座。」自此之後，容姑遂終日拈弄詩詞，不知不覺已是十歲了，人物越發長得秀美。母親李氏因對容姑說道：「女子善於詩文，固是好事，但日後相夫，宜室宜家，亦必以女工、針指親操井臼為本。若只一味塗鴉，終朝詠雪，縱然風趣，未免只成一家，轉失那女子的本來。必須兼而行之，方為全備。」

容姑聽了母親之訓，便也學些女工之類。原是母親李氏教他，不期慧人心巧，一習便精。不多時，容姑繡出來的針指，鮮巧玲瓏，令人奪目。母親轉做不來。到了倦繡之時，又學畫些山水花草，以及棋琴，聊散心情。所以無般不會，件件皆精。一時傳將開去，遂致華亭一縣，無不羨端家小女兒貌美多才，以至縉紳家凡有子弟的，都願娶他為媳，俱托媒人來求。端居一律謝絕道：「已曾受聘過了。」

若在安分人家，只得罷了。不期你傳我說，我贊你揚，早動了一個邪人之火。此人姓宋，綽號脫天。原也是好人家出身，只因不肯學好，日日遊手好閒，把家私弄完，又結交了一班無賴，終日三五成群，賭錢吃酒，專一打聽人家有事，他便勾引同黨，起釁生端。故此二三十歲尚無妻小。他今聽得人傳說，端家女兒標緻聰明，詩畫值錢。他便起了一個不良之念，暗想道：「我今這些年紀，尚無家室，又難於餬口。這端家女兒，我若娶得他來做了妻子，豈不是一生受用不了？」又想到：「我聞得鄉宦人家求親，他俱回覆不允。我如今這個光景，他如何就肯嫁我？若論起他父親，也不過是個秀才。我父親當初也是秀才，門第也差不遠。雖說他年紀甚小，一時不便做親，便弄將來等他兩年，也說不得。若等他大了，豈不被別人娶去？」想來想去，只覺有些不妥。

想了幾日，忽然想起道：「我有主意了！軟做不如硬做，明做不如暗做，惟有乘個機會，一搶一劫，方能到手。」算計定了，遂終日在端家門首左近打聽。這一日合當有事，那端居的姊丈柏堅從湖廣貿易回家，十分得意。一路平安到家，做戲酬神，叫人來請舅母李氏同姪女容姑去看。

不期這日，恰好這宋脫天正在端家門首打探，忽看見有兩乘轎子抬出門來，他就跟上，扯著跟轎的小廝在空處，問道：「今日你家奶奶、姑娘到那裡去？」這小廝道：「今日是錦香裡柏家做戲還願，故此來請。」宋脫天又問道：「這柏家是你們甚麼親？」這小廝道：「還是我家相公的姐夫哩。」說罷如飛的去了。

這宋脫天得了此信，滿心歡喜，遂走去尋了一班好友，說道：「今日我有一件事，要求列位扶持。」眾人道：「我等情如骨肉，義同生死，宋大哥有事，敢不效力！」宋脫天道：「我有一親事，從小定的。如今嫌我窮了，不肯嫁我。我如今氣他不過，只得要借重賢弟兄替我出力搶來。」眾人道：「青天白日，如何做得這事？」宋脫天道：「不是，日裡這女兒如今被親眷家接去，夜間看戲，到了夜深，乘其熱鬧，人不留心，正好劫出。若怕追趕，臨出門再放一把火，他救火不及，那個還來救人。」

眾人問道：「是那一家的女兒？」宋脫天道：「就是有名的端家女兒。」眾人道：「聞得這女兒年紀尚小，你一個二三十歲的漢子，如何做親？」宋脫天道：「你們不知道，只要搶來，我情願等他兩年。」眾人道：「搶親也是常事，搶便依你搶了。你卻藏在那裡？倘被人報知父母，經官動府起來，卻如何處？」宋脫天道：「這個不難。我如今尋下小船，將他藏在野僻之處。躲得二三年，成了親，回來生米已成熟飯，還怕他要了去不成？」眾人道：「原是你聘定的，自然罷了。」

宋脫天即去尋了原是他一路的一隻小船，叫他先搖在錦香裡村口歇著，伺候夜間上船。又買了許多酒肉，請了眾人。大家吃得醉飽飽，各帶了短棍，守至更餘，四散著俱望錦香裡來。

到了村口，看見有船歇著，各各打了照會。宋脫天便引著眾人漸漸的挨入村來。到了柏家門首，裡面正值做戲，熱熱鬧鬧。宋脫天等遂雜在人中，只推看戲。只望見簾內隱隱的一個小女子，坐在旁邊。宋脫天便緊緊靠著簾子不離。只等戲文做到熱鬧，大家貪看，宋脫天忽大叫道：「奉明文拿強盜，卻原來躲在這裡！」眾人遂齊擁上堂，先將燈火打滅，亂吆亂喝道：「快拿強盜，不要走了！」棍棒逢人便打。

宋脫天早搶入簾中，背著容姑，分開眾人，悄悄的走了出來。嚇得這些戲子與看戲之人，俱往桌子下藏躲。迎著的就是一棍，近著的就是一棒。這些無賴見宋脫天已背了女兒出去，遂在堂中放起火來，大家發聲喊，往外趕上宋脫天，一同下了船，將容姑關在艙中。眾人嚇他道：「你若做聲，就要殺了。」容姑此時嚇得魂膽俱無，渾身抖戰，只得蹲在艙中。眾無賴將船撐開，只望著空野處亂搖去了。

卻說柏家，忽被一班強人趕進，一時驚慌藏躲。今見強盜去了，忽又堂中火起，只一心救火，那個還蹤跡強盜。急急將火救滅，再查點東西，卻樣樣俱在，不曾失去。只不見幾個銀杯。眾人俱說道：「謝天謝地，還要算造化哩！」

正亂著，忽聽見後堂中一片亂嚷道：「不見了人了！」柏堅連忙走入，只見舅母李氏哭做一團，只叫：「我的親兒！那裡去了！」要死不要活的哭。柏堅問明，方知被強人趕進簾內，將姪女兒搶去了。柏堅聽了大驚道：「這又奇了！這些強人為何不劫東西，單搶這小女子去？諒他去也不遠。」遂叫許多人點著火把分頭去趕。

趕了多時，那裡有個影兒？直鬧到天明，也無蹤跡。連忙報知端居。端居聽知，吃這一驚不小，忙忙趕來，見了李氏，大哭一場，無法可處。收拾回家，就在縣中告了一狀。出了廣捕文書，終日追比，又各處貼了招子，亦如水底撈針，全無影響。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這宋脫天與眾人一時高興，搶了端家小女兒下船，連夜搖到天明，不敢出頭，只藏在蘆葦之中。容姑只是啼哭不止，宋脫天遂叫一人上岸去打聽，回來說道：「端家已告在本縣追捕，尋人已出招子。」眾人聽見，一齊驚慌道：「此處不便，況又只是啼哭。不如將他丟在水中淹死了，我們回去吧。」宋脫天道：「列位既有心為我，我今有一算計。」只因這一算計，有分教：

啼鳥忽歸西樹，飛花又到東鄰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便曉。

[返回 >> 飛花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